■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怀念消逝的美丽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

有人说，年轻人的目光总是坚定地投向玫瑰色的未来，而当一个人总是回头眺望来时路上那缕天际余晖时，便说明他已经老了——我大概就到了这一年龄的临界点。的确，日常生活中，较之对前程的希冀和憧憬，更多时候是对过去的回顾和怀念。怀念故乡那老柳树下凉森森的轱辘井、那小彩蝶般轻盈盈的杏花、那红得透明的圆溜溜的海棠果，怀念祖母额头慈祥的皱纹，怀念小学语文老师脸上的庄严……

也有时怀念并未消失很久的身边景物。

我是1999年暑期调来青岛的，调来不多日子我就发现宿舍后面那座小山是独自散步的好去处。一个人生活，加之人地两生，没什么朋友，除了教书看书，剩下的朝朝暮暮几乎全给了那座小山。出西校门不用五分钟就到山下那条小路。路极幽静，脚下是软绵绵绿油油的杂草，路旁是不很高的刺槐和青松。路虽不长，但弯拐得很潇洒，随着渐渐隆起的山坡呈月牙形拐去另一侧，看不见尽头。我也有意不走到尽头，就在这长不过一二百米的荒草径上悠然踱步，小心享受“曲径通幽处”的美妙意境和无尽遐思。也有时爬上小山顶，从松树梢头眺望前方时而雾霭迷蒙，时而水天一色的海面。

秋天很快到了。小路两旁的灌木丛硕大的对生叶片变得红彤彤的，紫色和粉色的牵牛花或爬上槐树干齐刷刷举起小喇叭，或在树下密密麻麻绽开娇嫩的笑靥。白里泛蓝的单片野菊花早已在路旁一伙伙摇头晃脑，不多日又有金灿灿的重瓣野菊一丛丛偎依着岩块或躲在树阴里舒眉展眼。偶有石竹花娇滴滴点缀其间。石竹花大约和康乃馨属同一家族，自动铅笔芯一般纤细的绿茎毅然挑起两三朵铜钱大小的镶着锯齿形白边的泛紫的小红花，分外惹人怜爱，极具秋日情韵。黄昏时分，夕阳把金色的余晖从山那边一缕缕斜洒过来，使这片山坡的花草树木更加显得光影斑驳、静谧温馨，漾出令人心醉的柔情。我就忘我地在那里流连忘返，由衷地觉得人世是多么美好、人生是多么美好、活着是多么美好。下山时偶尔采几枝野菊，带回插在小瓷瓶里置于案头。野菊花到底生命力强，插一星期都花色不褪、花香不减，乖乖立在那里，默默陪我备课、陪我阅读、陪我写东西。台灯柔和的光照着我、照着它。那是同美丽的邂逅、同田园的邂逅、同生命的邂逅。可以说，它是我来青岛后的第一个朋友，还有它的同伴：红叶、牵牛花、石竹花、荒草径……

可是我已有三四年没见到这个朋友，这伙朋友了。

又一个秋天过去，再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同样在那条小路，我惊愕地发现一台铲土机正举起巨臂，用铲斗把一棵爬满牵牛花的小槐树恶狠狠连根铲起，树底端的野菊花瑟瑟痉挛着随土块落下。惊愕之余，我开始愤怒，一股热血涌上头顶。瞧见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我当即问他：为什么把树铲掉？你们要干什么？他缓慢而坚定地回答：“开发！”我问就不能去别处开发吗，他应道：“上头说了，就这里，这里正好开发！”

后来我去了日本。一年后回来，我再次惊愕地发现原来的小路一侧矗立起好几座学生公寓，另一侧仍有铲土机给山坡开膛破肚，小路本身也拓宽变成平展展的柏油路面，两边人行道铺着彩色地砖。对此我不知是应感到欢欣鼓舞，还是应为之黯然神伤。是的，我能说什么呢？我带的研究生就住在这漂亮的公寓群里，每天迎着初升的太阳踩着彩色地砖骄傲地走去教室。试想，如果仍是那条小路和那片山坡，我的研究生住在哪里呢？然而问题是，那美丽的牵牛花、野菊花很可能就在我的研究生的书桌和床铺下方的水泥地板下呻吟，那楚楚动人的石竹花说不定就在彩色地砖下吞声哭泣。如今我的朋友固然多起来了，但我最初的朋友却永远被压在了黑沉沉的地层深处，再也见不到它们撩人情怀的风姿，我的案头再也不会有那束野菊花同我对视对语，而它们当初曾给我这个异乡人的心灵那般深情的慰藉！想到这里，我的胸口缓缓塞满难以言喻的痛楚。

我知道，那其实更是怀念，另一种怀念。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费萨拉巴德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里看乾坤》《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55集纪录片《兄弟》。

我去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路经或驻足过其中的几百座城市，很多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并非因其风景或古迹，而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某一两个人。

费萨拉巴德这个名字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城市，位于契那布河与拉维河之间的平原上，距伊斯兰堡300多公里，距拉合尔100多公里，三大城市构成一个大三角形。它是巴基斯坦四大重要城市之一，名列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之后，有高速公路连通。这座城市建于20世纪初，原名莱亚尔普尔，1977年改称为费萨拉巴德。

我对费萨拉巴德这个有些拗口的名字记得很牢，是因为阿江和查瓦拉一家。刚进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它充其量也就是个县级市，没什么高楼大厦，也没有花园绿树，马路上乱糟糟的，汽车、摩托车、马车、牛车和行人挤在一起，很考验司机的驾驶技术。

查瓦拉家族是当地的首富，主要经营纺织业，家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豪宅，而阿江就住在这个富豪家中。

第一眼看到阿江，我以为他是巴基斯坦人，因为他也留着长长的络腮胡，普通话说得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阿江是中国人，出生在新疆，后来在上海读大学。他与查瓦拉家结缘，仅仅是因为在广州一座清真寺中与这家主人的儿子伊姆朗的一次偶遇。因为都是穆斯林，他们聊得非常投机，结伴去深圳、香港游玩，后来伊姆朗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公司，便请阿江去做财务工作。几年后，他们又邀请阿江到巴基斯坦考察，并帮他办理了相关证件。阿江就这样住到了查瓦拉家，而且一住就是三年。

凑巧的是，伊姆朗在中国也有一段奇遇。当时，他在广州上大学，认识了一位中国女孩。几经交往，他们成为朋友，后来结成夫妻，并有了孩子。我到查瓦拉家时，没有见到伊姆朗，但却参观了一下他的新房。这两口子的婚房在二楼，华丽的房间中挂着他们的大幅结婚照，整个装饰颇具中国风味，床上的用品都是喜庆的大红色。我顺便又看了看查瓦拉家的各种用品，像DVD、电视、空调、挂钟、椅子、地毯等都是中国产品。

虽然是穆斯林，但阿江一开始也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他说：“刚到这里感觉就像到了中国农村，那时到费萨拉巴德的高速公路还没有修好，到这里三四个月都没有习惯。我在巴基斯坦呆了三年，一直住在伊姆朗家中，他的父母对我比对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好。”

后来，阿江才知道，伊姆朗一家对自己如此友好，源于其父阿萨德与中国的缘分。当初阿萨德负责家族企业所有印染原料的供应，1967年，他第一次到香港，发现这里的原料价格远远低于欧美，便把欧洲的样品提供给香港供应商，让他照样品制作出来，成本比欧洲产品低60%。1987年，阿萨德又到中国内地考察，选定合作伙伴后，他又把美国、德国等地的各种样品提供给中国内地厂家，由中国内地制作后供应巴基斯坦。

当然，阿江在查瓦拉家并不是混日子，而是与伊姆朗的兄弟等人一起筹划在费萨拉巴德郊外建设“中国城”，由中方提供技术、设备、人员，巴方提供土地、资金、厂房、住宿。

为更好地与当地的巴基斯坦人进行交流，阿江专门聘请了一位秘书，每天早上教他两个小时乌尔都语。经过一年学习，阿江基本上掌握了乌尔都语，他不仅可以听懂当地人讲话，还能用这种语言与他们交流。

我忽然发现，阿萨德与中国人的相遇，让他成了当地首富；伊姆朗与中国女孩的相遇，成就了一段异国姻缘；阿江与伊姆朗的相遇，则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费萨拉巴德，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些故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浮山随笔 徐宏力专栏

说玉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石器时代开启了地球的史前文明，石斧石锤增加了人手功能，变得比爪子高级了，会造石器的猴子告别了动物界，出落成了人模人样。文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直到如今，我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习惯，格外喜欢石头，尤其是石中精品。西方人首推钻石，中国人首推玉石，这与文化相关。洋人性格外向，钻石光芒四射，美丽向外发散；国人性格内向，玉石底蕴丰富，魅力向内收敛。《西游记》中写了段故事，有一日天崩地裂，沐浴日精月华的顽石炸开，孙行者横空出世，那泼猴就是神玉。

早年“玉”字没有点，与“王”同形，只是上面两横更加靠近。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表示三才贯通，笔划不多，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字眼儿。后来为了区别两者，人们才加上点，成了现在的“玉”，但是王道含义依然存在。“国”字造型是城中有玉，帝王玉玺象征着最高权力。“价值连城”与“完璧归赵”两个成语都与和氏璧相关，这块名玉差一点与赵国大夫蔺相如的头颅共碎，秦王只是怕伤了和氏璧才保全了他的性命，使得这位儒雅文士青史留名。

在现代中国，人们受外来文化影响，也开始喜欢钻石了，但玉石在审美器物谱系上的高端地位依然不可撼动。我去新疆寻宝，没找到一块可以接受的和田玉，因为天价令人生畏，对我来说是吐血价。据说其中掺杂着许多俄玉，是从北边偷偷溜进来的外货。本人喜欢玉，但不深懂，所以不敢轻易出手。

我有仔玉一块，每当心浮气躁时，便放下手边一切，清除脑中所有，闲坐下来，沏上一壶酽茶，将冰凉的宝贝把玩于掌心，待它温热以后，心情便会反向清凉下来，很有除躁的禅定效能。这仔玉中有石胆，用电光照看，山纹水痕丰富，似人似猿暗影缓动其中。赏玉是对大自然的诗意阅读。把玩的时间长了，皮脂渗入肌理，玉养人，人养玉，内中膏体越发光滑莹润，原始胎迹似乎也有了变化。养玉之风古已有之，老玉纹理渐变，也是自然人化的神韵。我的仔玉尚未打开，也不想打开了，就这么个原石状态，看着也是一乐，想象着它里面的名贵，假定发了大财，格外得意。常会感到石中玉体逐渐醒来，像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

文人文化是中国精神主脉，上达贵族，下通百姓。历代帝师多为大儒，试图成为内圣外王的知识型统治者。考取功名的士子是少数，大多数读书人留在民间，成为村社文杰、市镇贤达，担纲区域中坚。玉石最便于将文人精神对象化，它统一了自然物性与士子情智。《诗经》中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比德，主温良，是高端礼器，可以象征传统文人的深处生活。玉石温润圆通，不奇险，通达于道家淡定平和的追求。玉石有硬度，士人求风骨，刚正不阿而守成，刚健有为而进取。玉石是山体的一部分，质感中有浓稠液态，是流动的固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寄托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文人审美追求含蓄，行文写意重于写实，玉内纹形各异，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玉石是标志性民族器物，堪称物化国学。随顺美好意义：玉颜、玉音、玉色、玉女，玉成此事……

在中国物质文化里，金玉齐名，金通财富，代表俗文化；玉通品位，代表雅文化。《红楼梦》是最著名的文人小说，又名《石头记》，主线便以金玉喻人。薛宝钗象征金，有世俗禄蠹习气；林黛玉象征玉，有孤傲清雅个性；贾宝玉的名字中有两块玉，他的命底便是与生俱来的“通灵宝玉”，丢失了这灵物，男主人公也就癫狂起来。“通灵宝玉”是小说的暗线，放大了讲，也是中国文化的高超伏笔与经典隐喻。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看不见的人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提起六年前的那段时光，老段仍旧心有余悸。

一项错误的决定，让他不但将自己多年的积累搭了进去，还欠下一笔债。从此，他在家里的地位降到了最低，被所有人当做空气。妻子几乎不跟他讲话，偶尔讲话，不但没有任何称呼，眼睛也看着别处，从他身边走过，连眼角的余光都不肯给他一点。他跟着妻子到岳父家去，岳父、岳母、小舅子、小姨子的目光，也都成了X光，直接穿过他，落在别的地方。在家里遭受的冷遇，比别处更觉惊心，他感觉自己像科幻片《透明人》中的主人公，正一点点地消失在空气里，皮肤、血管、骨骼……

他重新成为可以被看见的人，重新进入他们的视野，则是在他的生意又有起色之后。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无法摆脱一种奇异的疏离感，和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突然之间，他和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隔膜，他们变得异常陌生，他看见他们的嘴在动，却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这都是因为那段沦为“看不见的人”的时光所留下的后遗症。

人有时候难免成为“看不见的人”。就像美国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的主人公，黑人的身份，让他成了“看不见的人”，时刻处于被无视的位置。他老老实实工作，没用；他加入“兄弟会”，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没用；他用尽一切办法说明自己也拥有全部的人性，也没用。他照旧是那个和夜色融为一体的人，只有牙齿白森森的，提示着他微小的存在，他将自己的心得告诉愿意聆听他讲话的人：“请弄明白，别人看不见我，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看见我。”

其实，不一定要在那样特别的、离奇的、艰险的环境下，才会成为“看不见的人”，“看不见的人”普遍存在，人的一生中，也多多少少会有成为“看不见的人”的时段。

著名歌手陈汝佳死了整整两年后，人们才开始怀疑他的死、证实他的死。但消息为什么要在许久之后才被证实？因为，他其实早已经死了。对于听他歌的人，他十年前就死了，他是因为歌唱才存在，既然不唱歌，存在与否，就不再重要；对于他的家人，他五年前就死了，因为他的嗜好，他们对他的心，早死了，记者去问，他们只疲倦地说“他不在”。他让自己成了“看不见的人”、不存在的人。

女明星G复出拍片，人们关注着她与大导演的感情进展，制片人温情脉脉地表示“感情能否破镜重圆尚未可知”，记者偷拍她与好莱坞男明星的缱绻，所有人都当她是单身女郎，完全当她的丈夫不存在，连去幸灾乐祸地探询一下他的见解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他的财政状况出了问题，从此等于不存在，等于人间蒸发，已不必有立场，已理直气壮地穿上了隐身衣，成了“看不见的人”。

感情的世界并非全无条件，感情世界里的势利，和世俗世界并无二致，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努力往前走，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看不见的人”。

编辑：孔昕
美编：晓迪